

第四章 單管五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一、李正 (tsegav家名Talulaiats) 生命史

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村

關於村落

民國六十三年padain (高燕村) 和se paiwan(筏灣村) 一共有六十七戶從舊部落遷到現在的排灣村。那時padain村總共有五十多戶，有的搬到台東、三和、佳義，而遷到排灣村的有二十多戶。因為舊部落交通不便，大家都想搬下來。有二十幾家從舊padian村搬來排灣村，有些人則遷到三和、佳義、台東等地。搬到這裡來就沒有人給頭目貢賦 (vadis) 了。

目前舊村落還有五、六戶人家，因為還有人養羊、養牛。其實，只要我想起、記起那裡，我就會上去，老實說對山下的生活依舊不是很習慣。我會回去整理那裡的房子什麼，去的時間也都很不一定。我們搬下來這裡都沒有土地了，那裡才有。我有時會去種植，但現在沒有。我每一次去那裡都會生火啊、放陷阱啊。每次上去不一定留多久，有時很久，有時候會待一個禮拜。有帶東西上去，吃地瓜啊！

家世背景

我是padain村的tsegav (家名Talulaiats)，民國二十五年出生的，是掌管salavan的創始。在padain我之所以提起salavan這個人，是因為她是padain的創始人。以前我們會在孩子哭泣時對著自己的孩子唱： u la u la salavan i padain (希望像padain的salavan一般)。salavan原是一位神，而後降到人間來。salavan是跟太陽一起出來的。太陽一出現，她便來到人間，坐在陶壺 (tilung) 上 (qemilat i tilung)。陶壺 (tilung) 其實是有它的創始起源的，也就是說以前非常重視

tilung。salavan來了之後，就開始創造世上一切東西。創造土地、創造天地（或世界lalevelevan）、創造可飼養的萬物，據說最後才創造人類。那時還是神靈時代（tsematsemasan），要什麼有什麼。salavan所創造的人有tairuvang、pulengan、sakinukinu等，他們是還有神性的人（tsematsemasan），也就是一說出要有這些人就出現了這些人。salavan所創造的人之中，pulelengan是掌管雷、雨、閃電的人，譬如說當有雨或有雷時，老人家就說是pulelengan在天上。至於tailuvang這人，在過去還有五年祭（maleveq）的時代，土地會裂開（會山崩），會有洪水而將土地淹沒，人都會淹沒，世上的萬物也將不存，大家都認為這樣不好，tailuvang就去一個叫做pinangantsentsan的地方，洪水便退了。而護守整個村落，掌管有關村落的祭儀（parisi）的人是sakinukinu。三個人都是男的。salavan還創造很多人，我現在沒時間一一講述。

padain村過去對祭儀（parisi）很重視，會有很多的parisi，譬如說我們上山啦、生病啦，過去都會為我們做祭儀（parisi）。只要有做parisi，事情就一定會實現。譬如說有一個人去打獵，他做了parisi想要得到獵物，他就真的會有所收穫。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有關頭目（mamazangilan）不是從創始時代就有的，而是神創造的，其主要目的為的是要使人類學會彼此尊重，也就是讓人知道像kaka（兄姐）、kiri（弟妹）、kama（伯叔父）之類的關係。padain的頭目（mamazangilan）就我所知最早的是Kazangilan這一家，後來才到我們Talulaiaz這一家，是在日本人還沒有到台灣來之前。有關talulayaz這一家我知道一些，但是比較久遠的時代我就知道了。我爸爸的祖父母（vuvu）的祖父母（vuvu）我可以說得出來，頭目的位置到了Talulaiaz這裡時，到我這一代是第五代。

Talulayaz是我爸爸rhemariz的家名。就我所知這家第一代的人也叫rhemariz，名字和我父親相同。第二代是女的，名叫vavauni或叫做qelen。以前在padain通常會有兩個名字，那是因為在padain的禁忌（parisi）很重，他們在外面時通常都不會使用正式的名字，不使用好聽的名字，若使用了好的名字，有時候就會在路上死掉。第三代名叫puqiringan，是男的。第四代就是我的父親啊，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的時候頭目（mamazangilan）的權力就已經轉到

Talulaiats了。那是隨著人而變的。因為Talulaiats家變得比較富有，而Kazangilan頭目家的長子(vusam，他也是獨子)名叫liuts也因為和vavauni(也就是qelen)結婚，來到我們Talulaiats家。

成長經歷

我童年時很可憐。日據時代村裡一般平民還有給頭目家貢賦(kivadis)。村裡的人還是會送山豬、山羌、山羊這些東西到這個家來，也會送小米。我的父母親那時幾乎不必工作，我童年很悲慘是因為我的父母親早逝。我八歲時父親去世，大約十二歲時母親去世。由媽媽的三個哥哥照顧我們兄弟三人。爸爸他們共有四個兄弟姊妹，兩男兩女。他們的做人做事(sinaikan)不是很好，而我媽媽這邊的親戚比較好，會照顧我們。我媽媽的名字是lemeleman，排行老四，家名Valius，也是頭目，但是不像Talulaiats家那麼大。

我的大哥是三十幾、四十歲時候，參加了日本的義勇隊到新幾內亞當兵時戰死了。他沒有結婚。如果他還在世，那一定是由他來繼承頭目職位。他過世就由我承接。

中國政府來後我的弟弟有去當兵，但是當我們遷民到這裡時他便在三十多歲(民國六十八年)因高血壓而去世了，也沒有結婚。我比較可憐(nasemalimsim)是因為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在這之前並不可憐。而且這裡的習慣(kakutan)改變了，過去在padain所有的土地幾乎都是Talulaiats家的土地，所以大家都會納供(ki-vadis)給我們。遷下來後現在住的排灣村沒有登記的土地。我們頭目也都得必須工作，這就是我之所以較辛苦(selapai)的原因。不過現在已經沒關係了，我的孩子也多了。

這個家是很重要的(pazangal a imaza umaq)。是實上我結了兩次婚，我之所以這麼在乎這個家，是因為我的父母很早去世，如果沒有人繼續承接這個家，這個家就會消失不見。我的兄弟都沒有結婚，所以我很希望重整、建立這個家。

學吹笛

我二十一歲時學吹笛子，是Kalavayan家的puqiringan教的。其實我的父親也很會吹，但是我沒有看到。puqiringan是父親的表弟。他那時五十幾六十歲，是我們的鄰居又是親戚。那時大約是民國四十幾年，padain那時只剩下他一個人會吹了，還有另外一位pulek會吹奏，但是他遷移至台東，已經去世了。

那時我已當過兵，又回到山上（我十九歲當兵，是在八二三砲戰結束之後去過金門當兵）。我喜歡聽老人家吹奏的笛聲，我常會想起一些令人懷念的舊有的習慣，我就很喜歡，就開始學習吹奏口笛。聽口笛（pakuraru）、鼻笛（lalindan）會令人引發思念、懷想之情（talimu jav）。如果家裡人丁不旺（mapuru），又沒有雙親，我們就會很容易想起令人難過（talimu jav）的事情。mapuru就是說家裡面沒有人，當我們只有一個人，沒有爸媽，也沒有兄弟姊妹，我們都會想到令人哀傷（talimu jav）啊、會想到很奇怪（na seminamali）的事。如果我們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們心裡就會思念起來，心裡也就會難過，所以我才會開始學習口笛。我若聽到了老人家吹奏笛子，我會覺得很好聽，而且我常常會為了聽笛聲而特別跑去。我以前就是這樣的。talimu jav是指悲傷，像我家裡，我父母兄弟很早去世，我心裡就會talimu jav啊，還會自問我到底怎麼了？我怎麼回事？talimu jav有一直在想的意思（kinemeneme a varhung），也有講到心裡在痛（saqet ju a varhung）。那種哭（痛苦）是對神（tsemas）的憤怒（duduan ta tsemas），會問道：為什麼對我這麼殘忍？tsemas（或說naqemati）就是女神saravan，她到人世間創造其他的人，再創造萬物。

我學吹笛時老師告訴我笛子是我們在豐年祭、結婚、五年祭（maleveq）時用的東西。老師家離我家很近，所以當他吹笛子時，我可以聽得到，會坐下來聽他吹，有時我會到他家裡學習。puqiringan也會吹口笛、鼻笛，也會口簧琴。吹口笛的調子和吹鼻笛的調子一樣，但是鼻笛有兩根所以聲音會不同。鼻笛（lalindan）我不常吹，所以詳細吹奏法我不太清楚。puqiringan比較喜歡吹口笛。我們家人口不多（mapulu），我不太有時間常常練習，所以過了許久才學會。那時候年輕的一輩也有其他人學習，但是後來他們都放棄了。

結婚

我三十歲結婚。我一次結婚，是跟平和的leseles結婚。她很小的時候就被padain的人買來了，所以她算是在padain長大的，而且為她取了一個貴族的名字。她原本叫做depelang但是後來改名為leseles（貴族的名字）。她的養父母kilekilau和muni是我們的親戚，因為不能生孩子，所以就收養她為女兒。

我們的婚事是老人家的安排。那時就說去kisutju，然後告訴我們：你們兩人要結婚成為夫妻。以前就是這樣啊，老人家告訴我們該跟誰結婚，我們只有說好啊。結婚的時候是是我搬去太太的家Tudivan，因為當時我大哥還活著。和這個太太在一起生活了四年，有生孩子，名字叫做padagaw。

我還沒當兵就結婚，當兵回來就離婚。我們之所離婚，是因為我在當兵期間，她很快地就跟別人亂來。離婚後她和孩子回到了原來養父母的家，而padagaw就成為那家的承繼人。我是很想拿回padagaw，但是我也憐憫我們那一家親戚。

現在的太太也是padain的人，名叫sauniau（家名Tutalimaw），我們生了一個女兒、三個兒子。長女已結婚了，先生是婚入我們家。他是筏灣村的人，但是他的祖先也是padain村分出的。他們已生了三個孩子。我還有兩個兒子沒有結婚。有一個兒子是士校出來的，一個在政戰當上尉，一個是警察。

當時我太太嫁到這個家的時候，家裡沒有什麼財產。照理來說我們家應該有財產(sauzaian)留下來，而且以前沒有一家比我們Talulaiats家的財產多，但是，日本人一來，就把財產賣了；到了國民政府時代，漢人也來買走了。賣掉是為了拿來吃、拿來用，所以財產都沒有了。我們目前蓋房子是靠孩子幫忙。

關於笛子

鼻笛和口笛都一樣，如果不是勇士，沒有刺球（demulat）、沒有殺人就不可以吹奏這兩種樂器。以前不可以隨便怎樣就怎樣。鼻笛（lalindan）是老人家吹的，而單管口笛是較年輕的人吹的。以前padain勇士之外貴族即使沒有殺過人頭也可以吹笛子，因為他是掌管、帶領大家的人。以前的頭目就是律法，才是教導我們的人。以往要到別的部落不能單獨而行，若沒有頭目同行會被其他部落的人殺掉；如有頭目同行，對方會怕，就不會被殺。像以前的小孩子不可以隨隨便

便的到大家面前吹奏口笛或鼻笛。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吹，如隨便吹會被老人罵。我聽到老人家說以前只有五年祭刺球（demulat）、還有碰到一些難過的事可以吹笛，找女朋友也可以吹。但有人去世不可以吹奏，是禁忌（parisi），連唱歌也不可以。日據時代才開始有口琴。

吹笛子時會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我們過去的遭遇，曾經經歷的重大事件，我們曾經碰到的困難，也會想起以前的人，男女之間的交往啊。另有豐年祭、要前去殺敵人、還有五年祭（maleveq）時會吹奏鼻笛。我沒有看過五年祭（maleveq），因為在日據時代就停止了。我的父母親、祖父母才有參與過，老人家會告訴我一些關於五年祭的事。五年祭（maleveq）期間當聚集喝酒以及參與刺球（demulat）的人在玩耍時，可以吹笛子。刺球（demulat）的場地是在村子裡。刺成之後我們就會回去吹笛子啊，唱歌啊。刺球時會有一些專門安排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的老人家坐在周圍喝酒。老人家就會誇稱自己的戰功，像殺過多少人啊，獵過多少野獸啊，並且彼此對唱，那時就有人在唱、有人在吹笛子。過去村中有一個叫tsakal的年輕男子聚會所，是常常吹笛子的地方。當然不是只有年輕人，只要是很辦法的男人，都可以在裡面。吹笛子時我們會想到親人啊，尤其是如果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那真是很難過的事。有時候會自憐自己的一些遭遇，會想要前去殺敵人啊。

以前像我們這樣吹著笛子，蛇會出現跟著人們一起聽，那是神。以前沒有抓百步蛇，是禁忌（parisi）。如果被百步蛇咬到，我們走不到一百公尺就死了。我沒有聽說我們是百步蛇的子女，但是因為百步蛇很毒，只要被蛇咬，就可能會死掉。不過到後來有了醫療，就有很多人可以活下來。排灣族一定和百步蛇有關係，一定跟什麼起源有關係，但是我不能騙人，我真的不清楚。百步蛇它會出來聽鼻笛聲，因為笛聲和牠的聲音很像。有關百步蛇（kamavanan），牠不是從創始就有的（ini ka kemasi vinqatsan）。牠就好像是我們的兄弟或姊妹，牠不會咬貴族的人，但也不表示說百步蛇是很重要的。

有人死亡時不可以吹笛子，在村子裡也都不能唱歌。但是有人帶著獵物要去安慰喪家的時候，便可以吹笛子。

笛子是用叫做lumailumai的竹子做的。到山上拿竹子很不容易。要找比較好的竹子，竹子不好找，有的笛子太年輕，還歪歪的。pada in村的單管口笛是五個孔或六個孔，可是吹奏時最後一個孔都不用，如果全按就像漢人的音。

以前的人，聽到笛子的聲音真的會哭。以前的老人說口笛（pakuraru）會令人哀思（talimujav）。它是有意義的（izua padarevan），並不是可以任意吹奏的。在以前必須是有殺過人的勇士以及頭目才可以吹奏，是在歡樂、求婚和部落裡重要的場合吹奏。會吹奏者的人大都會依自己的時間來吹奏。吹笛子的時候一些事情就會湧上心頭（mavarhung）。（李正妻子表示：我喜歡聽他吹笛子。以前我們還是年輕人時，因為他家人丁稀少mapulu，他沒有爸爸、沒有媽媽，笛聲就好像是他本身在訴說自己的遭遇、自己身世之淒涼，我們聽了也就會跟著難過，令人想哭。）

笛子吹得很好聽的話，我們會稱讚，可以說他吹的笛子na samiling。所謂的samiling就是說它的古樸令人驚訝、驚異（na seminamali azua hi samilingan）。如果東西看起來很漂亮、很舒服，我們就可以說na samiling。

pada in的人都喜歡聽笛聲。笛子吹得很好聽的話，我們會稱讚，會說他吹的笛子na samiling。所謂的samiling就是說它的古樸令人驚訝、驚異（na seminamali azua hi samilingan）。如果東西看起來很漂亮、很舒服，我們就可以說na samiling。而所謂的samali則是指我們很少看見、很稀奇的物品，那就是samali（驚訝、驚奇）。譬如我們聽到某某人去世了或在高速公路上有大車禍，看見很多人死亡，我們也會samali啊。

獵首勇士吹笛子時會心繫於他所獵殺的人（ki pu varu da inalap），會想起他所做的事情（ma qinemememan），有榮耀自己的用意，誇耀自己所做過的事情，也有可憐（nasemalimsim）那個被殺的人的意思。頭目則必須思考有關貢賦（kivadis）啊、大眾的事啊很多很多的事情。排灣族現在、以前都很會可憐人（semalimsim）。但是之所以會獵人頭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為護衛自己的土地。過去大多是獵取過別人的區域而且隨便亂拿東西者的人頭。以前的頭目都是帶領大家、掌管大家、為了大家和諧而努力的人。